

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姊妹篇

美国学校图书馆推荐年度最佳读物
纽约时报年度杰出童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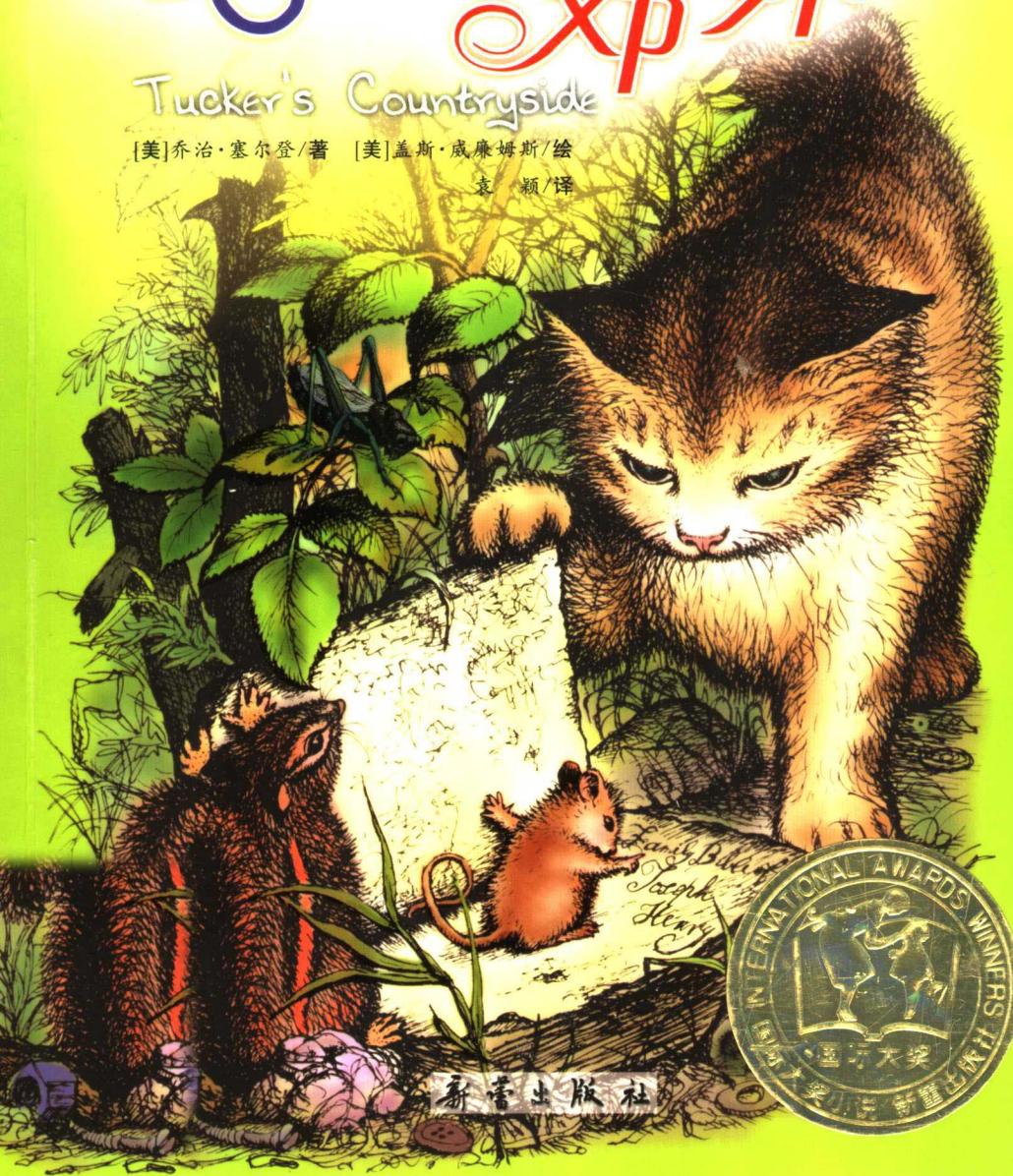
国际大奖小说

塔克的郊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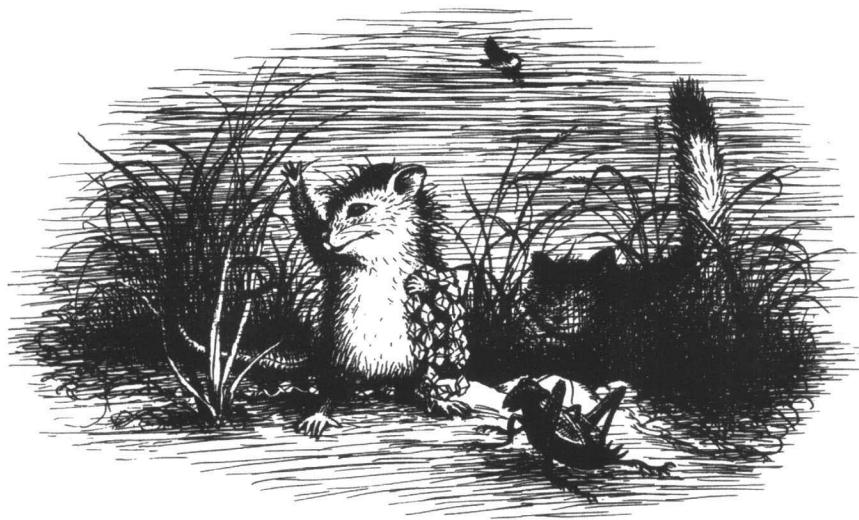
Tucker's Countryside

[美]乔治·塞尔登/著 [美]盖斯·威廉姆斯/绘

袁颖/译



新蕾出版社



国 际 大 奖 小 说

塔克的郊外

[美]乔治·塞尔登/著 [美]盖斯·威廉姆斯/绘 袁颖译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克的郊外／(美)塞尔登著；袁颖译。
—天津：新蕾出版社，2006.6

(国际大奖小说)

ISBN 7-5307-3773-2

I. 塔…

II. ①塞…②袁…

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3341 号

TUCKER'S COUNTRYSIDE by George Selden and illustrated by
Garth Williams

Text copyright © 1969 by George Selden Thompson

Pictures copyright © 1969 by Garth William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
York.

津图登字:02-2006-15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newbuds.cn>

地 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纪秀荣

电 话:总编办 (022)23332422

发 行 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(022)23332422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天津海顺彩色印刷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60 千字

印 张:5.25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~8 000

定 价:12.8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(022)23332677 邮编:300051

GOOLYADIAN



XI'AO SHUO

前言

一辈子的书

梅子涵

亲近文学

一个希望优秀的人，是应该亲近文学的。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。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，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，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；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，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，有了不平庸的眼睛。其实谁不知道，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，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、建筑设计师……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，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？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，如果真有一种叫作“灵魂”的东西的话。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，只要你亲近过它，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，每天从事

001

塔克的郊外

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，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，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，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、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，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，而不是才过了几年，人们已经在说，哎哟，好难看哟！

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？

阅读优秀

文学是很丰富的，各种各样。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。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，有很充裕的时间，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，而拒绝平庸的。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：“阅读经典！”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，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，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。

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。

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：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。诗里说：

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
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那东西，
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……

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，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



部分；如果是杂乱的野草，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。

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，走进优秀。

优秀和经典的书，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，只是安徒生，只是托尔斯泰，只是鲁迅；当代也有不少。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父母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，所以也没有告诉你。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“不知道”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。我们很焦急，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，它们在哪里，是什么书名，在哪儿可以买到。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，可以供你们去寻找、得到。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，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，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，在每一家的门口，把街灯点亮。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，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，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，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，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。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，长大了，很有知识，很有技能，还善良和有诗意，语言斯文……

同样是长大，那会多么不一样！

自己的书

优秀的文学书，也有不同。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，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。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，不是从古就有的，而是历史不长。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。它可以算作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，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，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。

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。合乎年纪，合乎趣味，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，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，不假冒天真，也不故意深刻。

它们是长大了一生忘记不了的书，长大以后，他们才知道，原来这样的书，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，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，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他们会这样劝说：“读一读吧，要不会遗憾的。”

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枞树，老急着长大，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，连飞翔过去的小鸟，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老想着我长大



了，我长大了。

“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！”太阳光说。

“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！”空气说。

“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！”梅子涵说。

现在的这些“国际大奖小说”就是这样的书。

它们真是非常好，读完了，放进你自己的书架，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。

很多年后，你当父亲、母亲了，你会对儿子、女儿说：“读一读它们，我的孩子！”

你还会当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和外婆，你会对孙辈们说：“读一读它们吧，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！”

一辈子的书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知更鸟信使——约翰 | 001 |
| 第二章 康涅狄格州 | 014 |
| 第三章 大草原 | 027 |
| 第四章 埃伦 | 042 |
| 第五章 亨利变家猫 | 052 |
| 第六章 洪水 | 062 |
| 第七章 室内 | 076 |
| 第八章 伯莎 | 086 |
| 第九章 纠察线 | 095 |
| 第十章 哈里的房子 | 105 |
| 第十一章 如何确立一个发现 | 115 |
| 第十二章 海德雷日 | 130 |
| 第十三章 又一次告别 | 146 |



第一章

知更鸟信使——约翰

塔克老鼠无疑又犯了“春困”。

每年临近五月末的时候都是如此。此时，太阳的射程摇摆得足够远，一束明亮的光线能够从时代广场人行道边的排水沟投射进来，游走过地铁里迷宫般的管子、柱子，最终刚好落在塔克居住的那根排水管前面，金光四射。当然，再过个把星期，太阳会迁徙，而这束光线也最终会散落消失在纽约的街头。但是毕竟在这几天里，塔克拥有自己门前的阳光啊——要是你也终年住在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里，你就知道这有多么难得了！

还有更让它高兴的事呢！受着这束阳光的温暖，排水管旁的一个小土堆儿里竟然钻出了几缕草叶儿！塔克不知道这些草籽最初是怎么“落户”到这里的，但它们的确在这里生根发芽了——三缕可爱的嫩绿色的叶片从煤灰堆儿里探出头来！塔克把这里叫作它的“花园”，一天两次，它用不知从哪里“淘”来的一只纸杯从地铁墙壁

上漏水的管子那儿接了水来“浇花”。但它们不会活得太久，塔克明白，在那束阳光开溜之前，草儿们便早就已经被地铁站那些川流不息的乘客们践踏死了。想到它的草儿们即将不复存在，塔克觉得有点儿悲哀。

但至少今天，它还拥有这“花园”，还能坐在这里享受这缕阳光啊！空气甜美、柔润而清新，那是春天空气里特有的气息——即使是在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里，也可以感受得到。然而塔克老鼠“春困”的症状实在不轻，这会儿竟愈发严重了。它不得不决定赶紧回排水管里眯一会儿去，免得就在这里睡着了。它走到空地来，正欲拾阶而上，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它的目光。

那是一对正在扇动着的小小翅膀——就在白利尼家的报摊后面。塔克凝神观察了片刻，回身冲着排水管深处喊道：“亨利，地铁站里有只鸟。”

在墙内几尺深的地方，排水管通向一处比较宽绰的地方，塔克把所有它“淘”来的宝贝都藏在那里。这会儿，亨利猫正躺在那里的一摞儿皱巴巴的报纸上伸着懒腰，半睡半醒地享受着这个美好的下午。“是只鸽子吗？”它问。时不时会有鸽子误闯进地铁站里来，总会徘徊几天才能找到出口。

“不，”塔克说，“是只小鸟。”

亨利轻轻地踱到排水管口，从塔克坐着的地方探出



头去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
“在那儿，”塔克说，“落在白利尼家报摊的房顶上呢。”

亨利对着那鸟研究了一分钟。“是只知更鸟，”它说，“看见它胸前那抹红色了吗？可是知更鸟飞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”

“也许想搭班车到中央车站去吧。”塔克说。

“别傻了！”亨利猫说，“它可是会飞的。”

这时，知更鸟从报摊后面飞了起来，开始围着车站盘旋。它先是在一列班车顶上停留了一下，随后俯冲向尼迪克的午餐供应台。

“我觉得它在找什么东西呢。”亨利说。

知更鸟的确是在寻找什么。它掠过午餐供应台的时候，吓了柜台伙计米奇一跳，弄洒了一杯巧克力苏打水。然后那鸟又朝着劳夫特的糖果店飞过去，从那扇玻璃窗前掠过，绕了一圈后飞到排水管的开口处。出乎塔克和亨利意料，它突然就落在它俩面前。

“哦——噢！”知更鸟叫着，“我还以为永远找不到你们呢！”它向他俩跳近一步，随后又跳开去，“你就是塔克老鼠吧？”

“是我，”塔克答道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知更鸟约翰。”小鸟说着，又前前后后跳了几步，



“那么这位想必是——哦……”

“亨利猫。”亨利说。

“哦，好啊，我——哦——”看来这知更鸟就是站不稳当，它就一直那么在排水管口跳来跳去的，像是要进来的样子，却又马上跳开去。

“你为什么总这么跳来跳去的啊？”塔克老鼠问道。

“哦，因为我——哦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它真的是只猫啊。你知道，在康涅狄格州——我就是从那儿来的——鸟和猫不太……虽然我也觉得这有点儿落伍，但它们就是无法相处得很好。”

“亨利，它是害怕你啊，”塔克说，“表示一下吧，让它放松下来。”

亨利猫咧嘴笑笑，说：“我怎么表示啊？叫两声吗？喵——！”它发出一声长长的、令人满意的猫叫声。

“别吃我就行了！”知更鸟约翰说，“那就足够了。柴斯特说它保证你不会吃我的，可我还是……”

“蟋蟀柴斯特？”塔克大叫，“你认识柴斯特？”

“我当然认识它，”知更鸟说，“认识它都好几年了。多若西和我——多若西是我太太——我们做窝的柳树就在它家的树桩旁边。”

“它怎么样啊？喵——”亨利问。这次它叫得更是由衷，听到了老朋友的消息让它觉得特别开心。

“噢，它很好，”知更鸟约翰回答，“一直都很好。”

“它的演奏还跟以前一样美妙吗？”塔克问。

“更棒啦！”

“音乐家啊！”塔克摇着头啧啧称赞，“它告诉过你它在纽约时的经历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知更鸟约翰说，“去年它一从纽约回去，就全跟我讲了。我觉得真好啊！可你们知道吗，在我们大草原那里有太多好的音乐家啦！”说到这里，小鸟骄傲地将它的小脑袋歪向了一边，“而且，我自己就是个不赖的歌唱家呢！但现在没时间聊这些了。我是有要紧事儿才到这儿来的。”

“进屋说吧，”塔克说，“马上就到下班高峰了，我可不想柴斯特的朋友被人踩着。”

猫和老鼠转身进了排水管，知更鸟约翰怀疑地朝着黑暗的管口里望了望，跟在它们身后跳了进去。它们来到里面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，在报纸堆儿里舒服地坐了下来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了，什么要紧事儿啊？”亨利问。

“我们大草原要有大麻烦了，”知更鸟约翰说，“柴斯特和乌龟赛门正担心得要命呢！它俩有点像我们那儿的头儿——赛门嘛，是因为它是我们那儿岁数最大的；而柴斯特呢，也许就因为它是柴斯特吧——它们都很害

怕。我们都非常害怕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塔克问。

“我宁愿等柴斯特自己告诉你们，”知更鸟说，“其实，我飞到纽约来就是想叫你们——实际上是恳求你和猫先生——”

“叫我亨利。”亨利打断它。

“——恳求你和亨利立刻动身到康涅狄格州去！柴斯特说你们以前是它的经纪人，特别擅长解决问题。”知更鸟沮丧地摇摇头说，“我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我们大草原那里真的有麻烦了！”

塔克看看亨利，又看看知更鸟约翰。“我不知道，”它开口说，“亨利和我以前曾经说起过要去看望柴斯特，可康涅狄格州那么远，而且……”

“噢，求求你们！”知更鸟打断塔克的话，“康涅狄格州并没那么远。像柴斯特那样的小蟋蟀都能搭火车去，你们两个大个儿也肯定能去！我们非常需要你们！真的！如果你们不去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才好了！”知更鸟约翰沮丧又焦急，激动得跳来跳去，爪子都缠上了破碎的报纸条儿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安静下来，开始瞪着排水管里的地板发呆。

一刹那间，每个人都沉默了，谁也不看谁。随后，亨利猫轻轻地说道：“我们去。”

塔克老鼠耸耸肩膀，说：“那么——就去喽。”

“感谢上帝！”知更鸟发出了一声欢叫，如释重负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亨利问。

“今晚走怎样？”约翰又开始不安分地上蹿下跳，“我们可以赶上末班特快车，就是柴斯特走时搭乘的那趟车。”

“今晚？！”塔克跳了起来大叫道，“可我们还得收拾行李呢！”

“你有什么可收拾的？”亨利盘问道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有不少东西呢！”老鼠争辩着。

“不少东西？”亨利疑惑地环视四周。塔克的“资产”堆得到处都是——角落里，报纸堆儿上，还有报纸下面盖着的，比比皆是。

“当然！”塔克说着便冲到一边去，拣起一只女式高跟鞋的鞋跟，轻轻抱在怀里：“你同意我不应该把这只美丽的鞋跟丢在这里吧，啊？”放下鞋跟，它又冲向另一个角落“翻箱倒柜”——如同一阵风一样，报纸的碎屑也随着飞了起来——它捧起了两颗细小的白色珍珠，说：“还有我的珍珠！亨利，你肯定记得这个，记得去年一月，那个女士的项链断了之后，是谁猛冲过去将这些美丽的珍珠抢救回来！”

“我早已经淡忘了。”亨利说，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。